

星星离我们很近，仿佛伸手可摘；星星离我们很远，似乎遥不可及。

记得幼时在乡下，星星是极多的。每到夏夜，星星便悄悄地爬上天幕。先是零星的几颗，怯生生的，像躲在门后张望的孩童。渐渐地，胆子大了起来，一簇一簇地往外蹦，往外跳，眨眼间，便把天空填得满满当当，一丝风也透不进去。

牛郎星最是分明，中间大，两头小，活像一副“星扁担”。村里人说，这是牛郎挑着“两个娃”去“追”织女，追着追着，扁担就弯了。

“扇风生玉漏，置水写银河。”此时，银河也渐渐显出轮廓，它像一条缀满碎钻的白练从东南方斜斜地挂下来，无声地注入袂花江。微风吹过，江水溅起晶莹的星光。

江边的晒谷场上，堆满了金黄金黄的稻谷。大人们围着谷堆有一搭没一搭地侃着“星空与农田”“星星与稻谷”的故事。九叔的水烟筒一明一灭，与天上的星光遥相呼应。“瞧见没？那就是银河！”他手上的烟斗在空中划来划去：“今年河面宽，要发洪水哩。”

九叔是村里的老秀才，自幼喜欢观天象，看星辰，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星河故事。

闻到九叔的多音，萤火虫纷纷从西南方向飞来，忽高忽低，忽明忽暗，宛若“跌入凡尘的碎星子”。我们追着流萤跑，笑声撞在砖墙上，又弹回来。星星在夜空中不停地眨眼，似乎在向流萤传递某种神秘的信息。

“快看，天狼星！”顺着九叔的指头望去，我看见天狼星正穿透亿年的光阴朝我微笑。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九叔摇头晃脑地朗读《江城子·密州出猎》。“天狼是什么狼？”隔壁村的“大头虾”不知何时溜了过来，手里还攥着半根黄瓜。

“大头虾”是村里出了名的调皮捣蛋顽劣娃。平日里，他不是上树掏鸟窝，就是下地偷番薯，抓虫子吓唬女同学更是常有之事……

“满口之乎者也！”“大头虾”朝九叔扮鬼脸还偷偷摸他的水烟筒：“天狼星是不是犬星？”

九叔慢悠悠地吐着烟圈：“在民间，天狼星又被称为二毛郎。”

此时，村头的阿桃也跑过来凑热闹。阿桃说：“天狼星会变成狼狗！”

“大头虾”说：“天狼星会咬人！”我说：“天狼星会射天狼！”

我们说着、笑着、吵着、闹着，闹成一团。吵闹过后，我们便躺在尚有余温的石板上数星星。

“一颗、两颗、五颗、十颗、百颗……”哎呀呀，数着数着就乱啦。

九叔笑着说，天上的星星比打谷场上的谷粒还多，数是数不清的。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口丁。”我们继续在密密麻麻的星群里寻找永恒的寓言。找着找着，眼睛就开始发涩。起初只是眼角微微发酸，渐渐地，那酸涩便蔓延开来，化作一层薄薄的水雾，将眼前的星辰染成模糊的光斑。

忽然，一颗流星从天空中划过，拖着



□吉庆

长长的蓝色磷光。“大头虾”张大嘴巴说，流星等一下就坠进袂花江里。

我们提着煤油灯跑到江边，苦苦寻了一个时辰，除了找到几只蛤蟆外，其他什么也没找到。

夜渐深，露水渐浓。躺在石板上，我感到脸上有些微凉，衣服也微微潮了。但我不愿起身，仍旧躺着仰望星空。此刻，星星愈发地近了，近到能看清“牛郎”扁担上的木纹，近到能看见“织女”纺车上的纱线，近到能听清银河里的潺潺流水声。

“大头虾”看着那低垂的“织女”星，心里痒痒的，恨不得马上将她摘下来。

说时迟，那时快，“大头虾”拿起竹竿，就往上捅。第一次捅，捅偏了；第二次捅，捅歪了；第三次捅，捅斜了。“大头虾”不甘心，又搬来小凳子，站上去，继续捅。但捅来捅去，就是捅不中……

夜愈深，星星愈发稠密。那些数不清的星星挨挨挤挤，挤挤挨挨，在深不可测的幽蓝里浮沉闪烁。它们彼此守望，又彼此勾连，组成一张笼罩四野的光网。微风吹过，星光悄然滑落，浸染着山川、河流、村庄，最后连身下的石板也隐约浮起微光。

三更时分，星星又近了些，近到几乎压到我的肩膀上来。我伸手一捋，仿佛就能捋下一缕星光。

不知不觉，石板已经半湿。九叔催我归家，我却盯着眼前的星星出神。星星在夜风中轻轻摇晃，把光斑洒在“大头虾”的脸上。“大头虾”早已睡去，嘴角还沾着黄瓜籽。

五更时分，村庄已睡去，只有荔枝树还醒着，它把枝桠伸向星空，仿佛要摘几颗星星下来。

我起身回屋，头上的星星依然缀满夜

空，明亮如初。

我带着星光入睡，梦里竟看见七颗星星在夜空中串成一根“糖葫芦”……

后来，我离开村庄，挤进城里。起初，我还保留抬头看星星的习惯，渐渐便淡忘了。

城里楼房如林，灯火如昼，天空被切割成几何形状。偶尔从窗户望出去，只能见得两三颗星星，孤零零地悬着，像是迷了路。

很多人都说，城里灯光太亮，把星星都赶跑了。说起来奇怪，我自从进了城，星星便一颗接一颗消失了。那些晒谷场上看星星的记忆，也渐渐隐没在城市的灯海里。久居都市，我们似乎已习惯在红尘中穿梭，在风中漂泊，渐渐失去观星的闲情，也失去将星辰编成故事的想象力。

那一年秋天，港城遭受暴雨、台风、海潮的轮番袭击。狂风骤雨中，树木被拦腰截断，汽车被砸烂掀翻，电线杆被连根拔起。突然，城外的变压器发出“轰隆”一声巨响，全城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我摸黑爬上楼顶，发现台风后的天空格外清澈，银河也格外清新。那条由无数星辰汇成的光之河流，自东北向西南流淌，横贯整个夜空。我痴痴地看着银河，忽然觉得身体变得很轻，似乎要随着这星光飘浮起来。

突然，一颗流星拖着一条闪亮的长尾巴划破夜空，留下一道美丽的弧线。这流星好像有点眼熟，但我又忘了在何时何地见过。

“梦里不知身是客”，我蓦然惊觉，我已有二十余年没抬头观天象了，那些曾经熟悉的星辰现在看起来却如此陌生。

台风过后，城里冒出一家天文馆，墙上刻着“带你重温星空梦”七个苍劲有力的金色大字。我站在门前踌躇良久，终究

没有进去。不知是怕银幕上的银河太清晰，还是怕银幕上的银河太模糊。

先是看不见，然后是怕看见，最后连记忆也模糊了——我怀疑我已患上星光遗忘症。

前些日子，阿桃邀我去硃洲岛露营，说是一起去数星星，一起去追寻童年的记忆。我犹豫好久，终究还是去了。

硃洲岛的夜，是从海上漫过来的。渔火一盏盏点亮时，星星便从云朵里钻出来，起初只是稀稀疏疏的几颗，后来竟如打翻的米箩，白花花地缀满天空。这里的星星与别处不同，它们仿佛被水雾浸泡过，带着潮汐的韵律明明灭灭。

有人说，硃洲岛的星星是有记忆的，他们记得渔港建成时的灯火，记得台风过后的狼藉，记得渔民丰收时的欢笑。还有人说，硃洲岛的星星是会算流水的，它会告诉你哪个海湾的鱼群最密集。

“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银河宛如一条璀璨的玉带，横跨天际。躺在甲板上，我顿感银河要倾泻下来，将我淹没其中。

北斗七星摆得最周正，像挂在黑绒布上的银勺子。阿桃说，那银勺子是天上神仙用来舀酒的。

“顺着勺柄往外数，就能找到北极星。”老渔夫蹒跚四蹲在船头补网，抬头望一眼星空，又低头继续手上的活计：“过去，夜里行船，全凭星星指路。”

老窦头从十六岁那一年起便随船出海打鱼了。数十年来，他一直保持着仰望星空的习惯，在别人眼里，他简直就是一个“星痴”。

“他看了一辈子星星，眼睛比谁都亮，比谁都尖！”这些码头闲话，他听见了，也仿佛没听见。

“‘北斗’是我们渔家人的路标，跟着‘北斗’走，就不会迷航！”老窦头把烟蒂凑到嘴边，狠狠的吸了一口，慢慢的吐出一缕烟圈。“而如今，许多人连‘北斗’都不认得了。上个月，陈家的小子夜里出海，导航坏了，竟找不到回家路……”

潮水越涨越高，星星越来越密，它们倒映在海里，随着潮水轻轻晃动。夜归的渔船，拖着长长的光尾，搅碎一海的星辉。此刻，天上的星，海里的船，船上的灯，全都混在一起，让人分不清是天上的星星跌入海里，还是海里的灯火飞到天上。偶尔有飞鱼跃出水面，溅起的浪花也带着细碎的星光。

凌晨时分，硃洲码头开始热闹起来。归航的渔船带回了满船的星光，渔妇们手脚麻利的将鱼获分拣、打包、装箱。我蹲下身抱起一条硃洲大白鲳，发现它的眼睛特别亮，像是把整条银河都装了进去……

夜愈深，星星愈繁杂。那些星星又浓又密，又大又亮，像被硃洲宋皇井水洗过似的，一颗比一颗晶莹剔透。它们倒映在海里，随着潮水轻轻晃动。此时的硃洲岛，是天上的海，也是海上的天。

天快亮时，素有“太白”之称的金星悄悄地爬上了天空。晨曦中，金星与带着银霜的蛾眉月深情对望，互诉衷肠，上演了一场浪漫的“星月童话”。

写给父亲

□魏福迪

寂静的夜里
月光洒在窗前
映出您模糊的容颜
回忆如潮水般涌来
那些和您共度的时光
温暖又明亮

小时候 我坐在您的肩头
世界变得好好好远
您的笑声 如同阳光
驱散我心中的阴霾
大手拉着小手
走过春夏秋冬

如今 您已去往天堂
留下我在尘世彷徨
每当我遇到挫折
多希望能听到您的鼓励
可回应我的只有寂静
和无尽的思念

我知道 您在天堂看着我
就像星星守护着夜空
我会带着您的期望
勇敢地走下去
即便前路漫漫
我也不会害怕

如果思念有声音
您一定能听到我的呼唤
如果梦境能相连
希望能与您再次相见
在梦里 再感受一次
您那温暖的怀抱

芒种（外一首）

□郑月娟

南风炙野麦芒高，汗湿青秧千顷涛。
白水一杯邀落日，星光半路马归蒿。

春日暮溪行

杨柳风轻燕语樯，泰山掩脸醉残阳。
一湾溪水金波跃，几卷浮云翠黛藏。
渔父垂竿迷曲岸，逸人荡桨恋横塘。
徜徉欲去林花挽，襟发犹存杜若香。

人生易老，曾经为我授课的老师，健在的只有原廉江师范教音乐课的黄秉用老师了，已经 97 岁高龄。他随子女在番禺居住，我时不时会去探望他。6 月初他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讲不定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及早安排。我回应他：“老师别说泄气话，您的身体状况，茶寿可期。”他明白，茶字的笔画是廿加八十八，茶寿就是一百零八岁。电话里他笑着说：“那是愿望。可是人的主观愿望总是受客观规律所限制，我得做好准备。”黄老师说，他最珍爱的物品是伴随自己一生的那把小提琴，他要把它赠送给我作为纪念。我的心弦被猛烈扣动，震荡不已，心神不由自主，霎时飞回第一次见到这把小提琴的时候。

1959 年，我初中毕业考上廉江师范学校，班主任向我们介绍音乐老师，告诉我们黄秉用老师华南文艺学院毕业后，在华南歌舞团担任小提琴演奏员，由于身体不适应流动性太大的生活，要求到学校当老师。我们都处在追梦的年龄，对艺术家心驰神往。记得上次华南歌舞团在县体育场演出，人山人海，我们挤不进场地中心，在人群外干着急。华南歌舞团是现在广东歌舞剧院的前身，在我们的眼中是艺术的圣殿，黄老师从那里出来真了不起。他谱写过许多歌曲，当时正在修建青年运河，他作曲的《青年运河颂歌》，在学校的上空回荡不绝，听着他的歌，我们对他更加尊敬。

一天晚上，大院二楼传来悠扬的小提琴声，我们循声走上二楼，看见黄老师在他宿舍门前的走廊上拉琴。旁边围着一圈人，有同学也有老师。我听得出他拉的是《月光小夜曲》。在这静谧的夜晚，当第一缕琴声如月光般流淌而出，便悄然开启了一场心灵的浪漫之旅。那柔美的音色，仿佛是一位倾诉者在耳畔低语，诉说着无尽的柔情与思念。琴弦颤动，音符如晶莹的露珠，顺着月光的轨迹缓缓坠落。轻快的旋律，宛如夜空中闪烁的繁星在眨着眼睛；而舒缓的乐章，则似温柔的晚风抚过脸庞，带来心底最柔软的触动。小提琴独特的音色，时而婉转悠扬，时而缠绵悱恻。黄老师用他纯熟的演奏技巧，编织出一个如梦如幻的世界，让人沉浸其中，唤起内心最纯粹的情感，在这幽静的夜色里，与音乐融为一体，享受着这片刻的美好与宁静。

从此，我对黄老师更为崇敬，更加倾心聆听他的讲课。音乐是所谓的“副科”，一周只有一节课。我却愿意花精力深入学习，主动找黄老师请教。我的学习热情深深打动了黄老师，他打破常规，收下我这个



□吴茂信

专科学生，将他大学的课程全部传授给我，占用他多少时间都不从厌烦。我一再感谢他的赐予，黄老师反复强调：“老师只希望学生努力，巴不得把肚子里所有的知识都掏给学生。”他布置我做视唱练耳、对位和弦、作曲法等课程的练习作业，每一道题目都认真批改和评讲。当时学校只有音乐室有一部钢琴，学生练习只能使用脚踏风琴，要弹那部独一无二的钢琴要经过考核，只有我一个人通过。师范三年，黄老师一直陪我练琴。毕业的时候，黄老师对我说：“你现在师范毕业，拥有中专学历，祝贺你！论音乐水平，你完全达到大专毕业的程度，只是没有文凭而已。你要懂得，文凭是给别人看的，真才实学是给自己用的，实学比文凭更重要。”

几十年来，我一直铭记老师的教诲。当教师的时候，也像他那样“巴不得把肚子里所有的知识都掏给学生”，博得学生的尊重和爱戴。我的音乐知识是黄老师传授给我的，我一辈子铭感师恩，和他一直保持联系。《广东教育》杂志绝无仅有发表过一首歌曲《教师的青春为什么壮丽》，是我写的歌词，黄秉用老师作曲。音乐知识在我的工作中派上了用场。许多朋友只知道我搞

文学创作的，很少有人不知道我从事音乐工作的经历。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从学校调到剧团工作，除了编剧，还负责作曲和担任乐队主奏。当时我在《岭南音乐》上发表了《雷州音乐简介》《歌曲〈边疆的泉水清又纯〉休止符的巧用》两篇文章，引起省音协的注视，征求我的意见愿不愿意到省音协工作。后来还是省作家协会先走了一步，从湛江调我到省文联工作。时隔六十多年，黄老师对我在音乐方面的兴趣依然念念不忘，要把他毕生最珍贵的小提琴留给我做纪念。我再三奉劝他，小提琴应该留给他的后代作为传家宝，他却说：“我的子孙中没有人喜欢音乐，留给他们没有意义。”坚辞无效，我只好领受了。手捧老师的馈赠，我百感交织，耳边仿佛回响起毕业晚会上黄老师为我们拉响的琴声。

黄老师演奏的是小提琴独奏曲《新疆之春》。当那灵动的音符从琴弦上流淌出来，便如瞬间打开了一扇通往新疆大地的时光之门，将那片广袤土地上盎然的春天，鲜活地呈现在听众的眼前。琴音的每一次跳跃，都仿佛是草原上欢快奔跑的小羊羔，为这片神圣的土地带来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独奏曲的节奏之中，有着一种迫不及待的雀跃，就像新疆人民在漫长冬日过后，对春天急切的期盼和按捺不住的喜悦。小提琴的高音区明亮而清脆，恰似湛蓝天空中飘荡的朵朵白云，轻盈且自在。那悠扬婉转的曲调，又似蜿蜒流淌的河流，在春日暖阳的照耀下波光粼粼，一路欢歌笑语，滋润着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随着乐曲的推进，节奏愈发紧凑，仿佛是新疆人民身着鲜艳的民族服饰，汇聚在草原之上，跳起了热情奔放的舞蹈。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生命的力量与对未来的憧憬。在乐曲的高潮部分，各种演奏技巧交织运用，那磅礴的气势，犹如春日里的一场盛大狂欢，天地间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息。草原上的骏马在嘶鸣，它们扬蹄奔腾，与人们的欢歌笑语共同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新疆春景图。

老师以独特的方式，与学生分享学业有成的喜悦，我们心领神会，听得如痴如醉。琴声悠远，把我们的思绪引向美好的憧憬。琴声炽烈，点燃我们报国的豪情。大家一起高唱黄老师教给我们的歌：“在这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车厢里满载着年青的朋友们，奔向那美好的前程……”告别老师，告别母校，走向四面八方，去描画各自人生的美好图景。如今，我这个满头凝雪的老童生，在老师面前岂敢言老！接过小提琴，俨然接过老师的衣钵，我要珍惜每一寸光阴，夕阳中继续震响心弦，让每一个音符都融进春天的旋律之中。

家乡的古荔园

□崔耀奇

当夏风掠过粤西上河古荔园，千树万树的枝杈间便燃起团团丹霞。这座被当地人唤作“冯家村古荔园”的果园，是全国最古老的成片优质荔枝带之一。

古荔园位于浮山之阳、琅江北岸，地处上河村委会。蝉鸣荔枝时节，网红在丹荔下直播；古荔园 1230 亩，有 571 棵古荔枝树，登记在册 1000 年以上的古荔枝 120 多棵，品种主要有大造（红皮）、黑叶、白蜡、进奉等。

每年荔枝飘香时节，我总会回古荔园作客。徜徉古荔园，看红果缀满枝头，缕缕果香在空中弥漫，令人流连忘返。

古荔园有个园中之园，叫“进奉园”，算得上是古荔园“精华”。新铺的柏油路穿园而过，将“进奉园”分成两部分。进奉古荔有十几棵，树龄都在 1000 年以上。这些古荔历经千年风霜，树身斑驳，树皮粗糙，树身有“寄生”缠绕。有的树干被掏空，枝条虬曲；有的浑身伤痕，给人以沧桑感。它们默默伫立，独木舟侧畔穿梭而过，千年时空一闪而过。

2020 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广东省荔枝分子标签工程技术中心取样进行“碳—14”树龄检测。分析结果报告显示，“进奉园”有三棵树龄 1780 年，与“岭南荔母”（红皮）、“岭南荔王”（又名“砸死狗”）成为上河古荔园树龄之最。还有一棵编号 4007 进奉树龄 1680 年。对比朝代推知，1780 年进奉，源自东汉“三国”年代；而 1680 年进奉，缘起“东晋”时期。这些古荔要比冯洗后裔定居的“冯家村”早三二百年。

1780 年进奉古荔从何而来？相传当地百越人上浮山深处打猎，追逐的猎物在一棵高大树后消失，猎人为此懊恼不已。时值炎热六月，口渴难忍，只见这棵大树缀满小拳头般红果；猎人与同伴也顾不得那么多，各自摘下一颗红果剥开尝了一口，只觉甘甜无比，浑身舒爽，大呼“仙果也”。遂摘来红果吃了一颗又一颗，炎夏疲惫一扫而光。出来大半天，猎物打不到，摘几簇“仙果”回去向长老交代也罢……进奉古荔就是这样被发现的。百越人后来陆续发现多个品种的野荔枝，并移植回来栽培。经过冯洗后裔的培育、维护、经营，形成了广袤无比的“冯家村荔园”，即今日上河古荔园。

逾 1780 年的进奉，被当地人称为“进奉王”。百越人当时称进奉果为“坭坭果”，果个头特别大，约 16 个 500 克，果色黄里透红，果熟透出淡淡兰香，果味清醇、果肉无渣，品尝后令人陶醉。

进奉从汉代走来，历经隋唐至今，如此“佳果”不与朝廷“分享”，道理上讲不通。相传南越王赵佗以此园荔枝果进奉给朝廷。隋唐时期，上河古荔园规模宏大，又经冯家村冯洗后裔用心打理，古荔园成为名副其实的“贡园”。进奉荔果，年年“进奉”，“进奉”之名由此而来。唐玄宗时，幼年在冯家村生活的高力士（冯盎曾孙、冼太夫人六世孙），让岭南节度使赵九章“置骑传送”进奉美荔送给杨贵妃专享，“一骑红尘妃子笑”以及清代两广总督阮元的诗句“应是殿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反映了这一历史情形。

相传高力士当年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寻找母亲麦氏和大哥大姐，曾在“冯家贡园”上河古荔园组织飞骑传送佳荔，其中就有进奉品种。当然，进奉皇宫的佳果不限于“进奉”，还有黑叶、大造（红皮）等品种。电白霞洞荣夏村还另有一个“进奉园”，存有不少进奉古荔。这些美荔应是进奉朝廷的一部分。

1780 多年的进奉王，里面蕴含多少人世悲欢，演绎多少民俗故事，书写多少动人篇章。这部人文史书，绵长悠久，值得人们去探究、追寻、抒写。

又逢红荔飘香，我们一行来到家乡古荔园。伫立在树荫底下，进奉王巍然屹立，树干粗壮，生机勃勃，宛如巨伞，果实累累。

诗三首

□陈传添

海城湛江

一城出海立苍茫，水碧涛遙接大洋。
破浪千帆天际去，涛声磅礴壮南疆。

野趣

临窗度韵拈枯肠，勉力成吟神亦伤。
涉水登山寻趣去，野生诗句自芬芳。

消夏

人生总盼福绵长，珍爱朝晖与夕阳。
翠绿盈眸当惜取，山溪野树觉清凉。